

一个叫刘燕的女人说出了所有真相

完

情感天空



瑛子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顾家爱妻、堪称优秀的好男人魏春风不幸遇车祸身亡,事发前两天他借的二十万元神秘巨款也随着他的死亡去向不明。为了查明这笔款项最终流向何处,妻子陈惜惜精心调查,却在蛛丝马迹背后,发现老公生前隐藏的惊人秘密。一笔二十万元的巨款,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,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线索,各式人物粉墨登场,惊讶、痛心、迷惑……越探寻下去心越痛,而真相,似乎不止一个。

上期回顾

周丽倩猜测是婆婆把她的东西藏起来了,于是就去要,婆婆很快就承认了,但不愿意给她。两人在争抢过程中,婆婆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,摔死了。

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张广运被纪委来的人带去“谈话”了。随后,陈惜惜作为魏春风的家属,也被有关部门请去协助调查。但很快,她就被允许回家了。关于日记、光盘,以及日记和光盘里所涉及的事情,她确实是一个不知情者,不是一般的不知情,完全是彻头彻尾的不知情,纯粹的不知情。

陈惜惜被请去“协助”时,亲眼目睹了那本载满春风手迹的日记本。回来后,脑子就被那本日记占满了。几乎同时,一个全新的思路也被打开了:春风有记日记的习惯。

这是她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情。那个日记本被记满的时间,是去年冬天。去年冬天以后的日子,他会终止这一保持了多年的习惯吗?不应该。陈惜惜到那间保留下来的春风办公室,想找到类似的日记本,忙了大半天,一无所获。打电话叫来张睿,沟通这个事,张睿一句话提醒了她,“魏总会不会改变了记日记的方式?”

陈惜惜疑问,“变成什么方式?”“比方说,电子日记。”满满的脑子仿佛一下子被开了窗,陈惜惜轻叹一声,立即取来魏春风生前常用的手提电脑,打开了。找钱找了那么久,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?

这台电脑,在春风去世后,陈惜惜打开过,也仔细地查看过里面的文档和文件,但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,那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,有一些文档和文件被隐藏起来了,不进行相关操作,根本不可能看到。

在张睿的协助下,电脑里所有被隐藏的文件和文档都给现了身。其中一个文件夹被加了密,对电脑颇有研究的张睿,用了半小时,破译了密码,在这个文件夹里,有一个名字为“随记”的文件,吸引了陈惜惜的注意力。事实和张睿的判断惊人的吻合。这个“随记”,果然是魏春风继手写日记之后的电子日记。循着时间顺序,在

最新的一段文字里,陈惜惜看到这样一段字:今从李扬那儿借到二十万,用于旧友治病,现款,当天汇去。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,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此事惜惜不知,不必知。股市仓位最重股因停牌被锁,两周后开牌即可悉数归还。李扬,好哥们儿。

看看时间,和李扬所说的借款时间完全吻合。张睿长叹一声,半天无语。虽然没能明确提到那位接受救助的“旧友”是谁,但确认了这笔债务的真实存在,惜惜便觉得,这笔债务,一分钟都不能再拖下去了。

公公说:“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既然春风确实欠了人家的钱,就赶紧还了,早还早利索,你手头如果紧,我和你妈这儿有,大家一起凑凑。”惜惜摇摇头说,不用。

魏母却道:“话说回来,李扬碰到咱这样的人家,也算他幸运的,换了别的人家,估计呀,这钱是不能给了,换了别的媳妇,把日记一删,找谁讲理去?现如今,凭良心做事的人,越来越少了,惜惜这孩子,我也没看走眼……”

惜惜心里知道,李扬这个人,啥都好,就是一个缺陷,为人做事太实在了。这事要是搁在别人身上,想想,能让你们家安心吗?那得天天打上门来,天天围追堵截来讨债,多少年积蓄不明不白没了,搁一工薪阶层身上,谁受得了?

周丽倩在拘留所里住了十五天,后来转到看守所,又住了三个月,案子判下来,因过失致人死罪,有积极抢救和自首情节,认罪态度较好,又加上受害人儿子柳宗原向法院递交了恳请“从轻量刑”的书面材料,周丽倩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。周丽倩从看守所出来后,住在父母家里。柳宗原找她谈离婚的事,她死活不肯见面,关在房间连楼都不下。柳宗原只好将离婚协议快递过去,周丽倩签过字后,委托田歌将协议送给柳宗原。尽管她什么也不说,

但田歌知道,她因为羞愧和内疚,无颜再见这个对她付出过爱和深情的男人。去办事处办手续时,周丽倩戴着宽大的墨镜,把一双大眼睛严严实实地隐藏起来,由田歌陪着。办过手续从办事处出来,在大门口,周丽倩停下脚步,主动和柳宗原说了一句话,只有三个字:对不起。说这三个字时,尽管眼泪哗哗的,但相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,仍然显得缺乏分量。柳宗原的话也简短:好好过日子。

一年后。冬日的傍晚,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在一名男子的陪同下,找到陈惜惜家里。

“您是瘦子吧?”少妇长长地站起来,怯怯地望着陈惜惜,“我知道这样太冒昧了,可是,必须得来,和你说说清楚。”

这女人叫刘燕,是春风的高中学生。高中时代,在这对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之间,发生过一段青涩之恋。高三时,刘燕因父亲工作的变迁,举家迁往济南,那段早恋不了了之。后来刘燕考上了北京的大学,毕业后独自在京漂泊。工作换了几次,结过一次婚,因老公沉溺于赌博,日子过不下去,又离了。三年后再婚,婚后不过两年,身体莫名其妙开始消瘦,血小板指标严重下降,浑身关节疼痛,去医院查,查出了患有晚期红斑狼疮。

去年春天,春风在外偶遇高中同学,无意间听说了刘燕的事情,借着出差北京的机会,到医院看她。随后春风返回青岛,不出三天,便住刘燕的医院账户,打进二十万元。

当时重病中的刘燕昏迷在床,她丈夫收到钱后,向春风打电话表示千恩万谢。春风告诉他,由于工作较忙,以后可能不会有时间来看他们……希望他好好照顾刘燕。刘燕丈夫在感激之余,也在一种自卑心理的作用下,听出了春风的“话外之音”:以为春风资助了这笔钱,就算完成了一次善举,了却某种心愿,暗示他们以后不要随

意找他,以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果然,自从春风送过钱后,再也没和他们有过任何联系,甚至没有打过一个电话。

“这两年,我们活动的两个主要地点就是医院和家,而我不是坐着就是躺着,几乎成了废人,和以往所有的熟人没有什么来往了,消息非常闭塞。也就是一个月前,偶遇一位到京出差的老同学,从同学嘴里,我才知道春风去年就出事了,也就是他刚刚寄给我救命钱,没两天人就不在了。这一年多没有他的消息,也不敢随便联系他,一来怕打扰春风的正常生活,二来确实不愿再给春风添麻烦,我现在这种情况,连亲戚都躲着我,接到我电话都会害怕……看来,是我们误会春风了……”刘燕抹着眼泪。

次日一早,陈惜惜起了个大早,去了春风的墓地。

“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,你要是早些告诉我,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麻烦事儿了。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?不相信我会支持你帮助一个病人?”

“或许你会说,你不想引发什么误会,不想让简单的事情变复杂,在你眼里,夫妻相处需要坦诚,但坦诚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赤裸相对。行,我理解你,过去的就不提了,我也对刘燕说了,既然那是你的心意,就请她收下,可她还是坚持留下了借据,表示将来有能力了,一定还上,我不喜欢啰里啰唆,就不要再坚持了,一切都随缘吧。”

“行了,你继续休息。放心,你父母,我照顾得很好。孩子你也放心,只要我活着,就不会让他受一丁点委屈。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,我已经原谅你了。知道吗,我已经不再恨你了……不恨了,也就是说,过去的,都已经结束了,旧的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,我也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。”

这些话,陈惜惜只在心里滚着,一句也没说出口。但她相信他能听到。风儿,一定会把她心里的话,捎给他。

打尚铁龙黑枪的另有其人

4

热门影视



高满堂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一九四八年春天,解放军山东连连长尚铁龙率部攻打鞍山,与国民党守敌连连长杨寿山僵持。双方在临时谈判过程中,尚铁龙被人打了黑枪,他误以为开枪的是杨寿山,倒下时翻身反击,子弹打中了杨寿山的命根子。麦草接到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,领着儿子到鞍山寻找丈夫的遗体,从而认识了杨寿山。杨寿山对她的生活、工作百般照顾,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。尚铁龙返回鞍山担任分厂厂长,走马上任那天正赶上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,三人纠缠一生的感情便由此展开……

上期回顾

尚铁龙也住到幸福大院,但刚搬来这天,正好遇到了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,仇人相见,分外眼红,更何况自己的老婆还和仇人结婚了。

尚铁龙怒不可遏:“你还说什么?事情明摆着,你他妈的挺会整啊,把我老婆孩子一块儿划拉到你炕头上了!”杨寿山一愣:“你说什么?你老婆?你孩子?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”里屋,麦草哭得惊天动地:“老天爷啊,有你这么捉弄人的吗?这还让人怎么活呀!这是演的什么戏呀……”

尚铁龙两眼通红,脖子上的血管暴突:“姓杨的,咱现在什么也别说了,今天咱俩一对一,把这事儿给了结了。走吧,到院里去!”说着揪着杨寿山往外走。杨寿山还在陪着笑脸解释:“老尚,你误会了,那三枪不是我打的!”尚铁龙根本不听:“闭上你的臭嘴!好汉做事好汉当,你要是这样抵赖,我就更瞧不起你了。接招啊!”说着,一拳把杨寿山打倒在地。杨寿山出鼻血了,刚爬起来,尚铁龙又是一拳。杨寿山真的火了,冷笑着:“尚铁龙,既然这样,咱俩打完再再说!”两个人打得难解难解。

麦草在窗前看到这一幕,拖着个大扫帚冲出屋子,一边哭着一边骂着:“别打了,有话不会好好说?真的要拼个你死我活吗?”两人哪管她的劝解,越打越激烈。麦草抡起扫帚,给了杨寿山一扫帚,又给了尚铁龙一扫帚,哭喊着:“打死了拉倒,咱们三个一块儿死……”尚铁龙和杨寿山呼呼地喘着气,望着对方。

尚铁龙蹲下身子,把金虎搂在怀里,轻声地说:“这是我儿子吧?儿子,我是你爹,叫爹!”金虎挣脱了他的怀抱,跑到母亲身边。尚铁龙一手牵着孩子的手,一手抱起麦草,朝楼上走去,边走边大声吼道:“咱回家去!咱才是一家人啊,快回家!”金虎哭着,挣脱了尚铁龙的手,麦草也奋力挣脱着,喊着:“他爹,放开我,我已经是杨寿山的人了!”她突然咬了尚铁龙的手,哭着跑下楼梯。尚铁龙看着手背

上那个鲜红的牙印,眼看麦草领着孩子跑进杨寿山家,“咣当”一声关上门。他好不容易忍住泪水,慢慢上着楼梯,一步,又一步,两腿像灌满了铅。

这天夜里,尚铁龙一个人在家里喝着闷酒,他的头痛病又犯了,大汗淋漓地抱着头,在炕上翻滚着,用头不断地撞击墙壁。铃木加代正在灯下看书,突然起身走到墙前,听着隔壁传来“咚咚”的声音。铃木加代走进尚铁龙屋里,看见尚铁龙正狠命用头撞墙,赶紧跑过去,抱住尚铁龙的头,惊惧地说:“厂长,你要干什么!”尚铁龙喊着:“疼,我的头要爆裂了,活不成了!”铃木加代慌了神:“厂长,你不要吓唬我,我送你去医院!”

这天晚饭后,麦草等两个孩子(杨寿山有个女儿叫门儿,和金虎差不多,是和前妻生的,前妻在战争年代死了)都睡了,就走进里屋,把杨寿山也喊进来。她盯着杨寿山:“寿山,铁龙说被你打了三枪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杨寿山如实回答:“你实在想知道,我就告诉你。当年尚铁龙的部队打鞍山,我们团长有起义的打算,让我和尚铁龙谈判。我们已经谈好了,各自往自己的营盘走。突然枪响了,尚铁龙中了三枪,他回手给了我一枪。”

麦草追问:“铁龙是你打的?”杨寿山解释:“我没有那么卑鄙!后来我查清楚了,那三枪是我手下的一个不想起义的排长打的,我把那个排长毙了。”

麦草继续追问:“既然如此,你为什么还不向铁龙解释清楚?”杨寿山感到委屈:“你也不是没看到,我还没说话呢,他就一拳把我放倒了。”麦草要追根究底:“这是你的一面之词,我现在还不能相信!”转身走出屋。

麦草来到廖部长家,一进门就自我介绍,然后讲了她和杨寿山以及尚铁龙的关系,最后才问杨寿山“打黑枪”的事。廖部长告诉麦草,那件事确实不是杨寿山干的。他向组织作过说

明,组织也作过调查取证,有了结论。杨寿山率部起义后和国民党部队浴血奋战,保住了鞍钢七座炼钢炉,自己险些牺牲,他对鞍钢是有功的。

麦草从廖部长家出来,进了尚铁龙家的门。麦草默默地看着尚铁龙,尚铁龙醒了,也默默地看着麦草。麦草轻声说:“铁龙,你误会杨寿山了。我才从廖部长家回来,你和寿山的事组织部有结论,黑枪不是他打的,是他部下一个不愿意起义的排长打的。我没打过仗,不懂武器,可是你想想,当时他离你那么近,朝你头上开枪,子弹会打不进脑子里吗?要是打进去,你会起死回生吗?”

麦草继续说着:“铁龙,接到你的阵亡通知书,我急忙来找你的尸骨,看到埋你的那块坟地被炸平了,我万万没想到你没牺牲。我一个女人,拉扯着孩子,实在是难,没有指望找到你,杨寿山来到我的面前。他的老婆死在日本人手里,我们同病相怜,他搀扶着我走过最艰难的那段路。我看他是个忠厚老实人,渐渐走近了,是我提出来和他成亲的。谁知道半道又杀出你这个程咬金,你要我怎么办?”尚铁龙沉默着,一句话也不说。

麦草接着说:“我还是那句话,杨寿山救了我们娘俩的性命,没有他我们娘俩早就死了。人得讲良心,人不能忘事,我要是现在抬腿跟你进了屋,我心里过不去。”尚铁龙还是沉默着,像是个石头人。

麦草着急了:“铁龙,我说了这么多,你也说几句呀!”尚铁龙痛心地说:“我还能说什么?我不怪你,你嫁给谁都行,可怎么偏偏嫁给杨寿山这个王八蛋!你就是嫁人也要嫁个比我强的,那样我的脸上也有光。可他杨寿山是什么玩意儿?他是我手下败将!战场上他不是我的对手,妈的,在炕头争夺战中,我的阵地失守了,我丢不起这个人!”

麦草讲着道理:“铁龙,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,你们已经不是对手了。”尚铁龙蛮横着说:“还有呢,我看不惯他那双眼睛,他那双眼睛看我的时候,眼光不拐弯,有股不服气的意思,还有点挑衅的意思。我看着难受,就想一把搥倒他,揍他,狠狠地揍,揍满地找牙。”

麦草又耐心地劝导:“铁龙,听我一言劝吧,得饶人处且饶人,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尚铁龙气哼哼地说:“你不要说了,去把金虎叫过来,我要和我的儿子谈谈话。”

麦草领着金虎来到尚铁龙家门口,往门里推儿子:“进屋呀,你爹叫你呢。”金虎站在门口就是不进。麦草只好喊:“铁龙,金虎来了,在门口呢。”尚铁龙喊:“儿子,进来呀。”尚铁龙走到门口,胳膊夹起孩子,扔到炕上,抱着儿子亲嘴,用胡子扎儿子的脸蛋:“儿子,想死爹了!”金虎拒绝他的亲嘴。尚铁龙生气,动手打金虎的屁股蛋子,不过和摸几下差不多。野性十足的金虎咬了一口尚铁龙的胳膊。尚铁龙真的火了,动手打了儿子。麦草过来拉扯:“他爹,你干什么!不许打儿子!”金虎趁机挣脱,从桌子上抓过菜刀,举起,怒目盯着尚铁龙,说道:“你不是我爹,我爹死了,现在杨叔叔是我爹!”

尚铁龙又数落开了:“儿子,你听我说,爹没死,爹怎么能死呢?你爹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。杨寿山是什么东西,你爹的手下败将。儿子,你是革命军人的后代,怎么能认贼作父呢?……”

夜已经很深了,麦草铺好了被窝,在等待着,杨寿山却抱着行李卷儿走出屋子。麦草困惑地看着他的背影,呆立了一会儿,拿起手电筒走出屋子。她在仓房里找到杨寿山,杨寿山在一个简陋的床铺上放好被窝,正闷头抽烟。麦草在他身旁坐下,两个人一时无语。